

人是符号动物

——卡西尔语言观反思

刘汝荣

(吉首大学, 吉首 416000)

提 要: 在卡西尔看来, 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 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人是创造符号, 并以此创造文化的动物。人只有在创造符号的过程中才能获得自由,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本文从卡西尔的这一观点出发, 剖析他的语言观, 探讨他有关语言习得的理论对语言教学的指导意义。同时, 本文也尝试从动态角度为卡西尔的符号哲学提供补充。

关键词: 符号; 文化; 语言习得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1)01-0006-3

On Cassirer's View of Language

Liu Ru-rong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In Cassirer's view, human is a symbolic animal rather than a rational animal. Human can create the symbols in order to create the culture. Through this, human can attain the truly freedom. Cassirer's symbol poetics has been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his symbolic formal philosophy. The thesis takes Cassirer's view of languag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alyzes the changing of language's position and lacking of dynamic studies,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to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Key words: language; culture; language acquisition

1 引言

作为文化哲学的创始人、马堡学派 (Marburg School) 的主要代表人物, 卡西尔 (E. Cassirer) 主张哲学应当研究认识的方式, 而不是认识对象。他在深受康德 (I. Kant) 哲学影响的同时也有所创新。例如, 他认为客观世界是先验原则与经验现象的结合, 为此应该采取动态的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康德“批判”思想的拓展。此外, 他还发展了康德“人是理性动物”的理念, 开创性地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本文从卡西尔的这一观点出发, 剖析他的语言观, 探讨他有关语言习得的理论对语言教学的指导意义。同时, 尝试从动态角度为卡西尔的符号哲学提供补充。

2 人是符号的动物

著名生物学家乌克威尔 (J. von Uexküll) 曾经说过, 在苍蝇的世界里, 就只有苍蝇的事情; 在海胆的世界中, 就只有海胆的事情。这一形象的说法告诉我们, 世界是依据不同的主体来划分的, 并且随着主体的变化而各不

相同。如果没有感觉的主体——动物, 也就没有存在的世界。正如普罗塔哥拉 (Protagoras) 所说, “人是万物的尺度, 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 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柏拉图 2003: 664)。卡西尔认为, “人不是生活在一个纯粹的物理世界中, 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里” (Cassirer 1944: 43)。

卡西尔在三卷本《符号形式的哲学》中指出, “人是符号的动物, 文化是符号的形式, 人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符合’或‘象征’活动, 在此过程中, 人建立起人的‘主体性’, 并构成一个文化的世界” (卡西尔 2009: 1-2)。在他看来, 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 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人是能创造符号, 并进一步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 动物只能对“信号”作出某种程度上的条件反射, 而人却能够把这些“信号”转变成有意义的“符号”。人通过改造世界的活动——劳动编织着经验的符号网络。语言、神话、艺术与宗教都是这个网络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 人不再与外在存在物直接相连, 而是通过符号建立彼此间的关系。人的符号活动越频

繁,外在物理世界的范围也就越小,而精神活动在人的世界占据的位置就越多。在很多情况下,人甚至是在与自身对话,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互动,而不是直接与外在物理世界相关。“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借这些人为媒介物为中介,他就不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卡西尔 2003: 44)

康德关注理性,将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在他的煌煌巨著《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根本没有提到语言。但是,与他同时期的洪堡特(W. von Humboldt)等人都关注语言,将语言与理性等同,或者认为语言是理性的源泉。对此,卡西尔坚决予以反对。他认为这种界定以偏概全,并不能涵盖语言的整体。实际上,语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统一的现象,而是由各种不同的、在生物学上和分类学上处于不同层次的元素构成。情感语言是语言最初和最基本的层次。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真正的分界线就在于概念语言与情感语言的区分。因此,卡西尔将人与符号联系起来,认为符号是人类文化存在的根本形式。人类的各种文化形式在本质上都是符号的存在。人既能够发明符号,又能够运用符号创造文化。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并获得真正的自由。正是符号功能的实现使人进入一个“符号的世界”之中。各种“符号形式”——语言、神话、艺术和科学等都是人的符号思维产生的文化活动,也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符号形式。由此可见,符号既是人存在的方式,又是把人与文化联结起来的中介物。它作为语言的载体,在人与世界之间扮演着多重角色。但与符号不同的是,语言具有动态性。随着对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更加关注语言的主观方面,也就是人在语言中的体现方式以及语言所创造的主观世界。总而言之,符号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但并不是语言的全部,也不能代替语言而存在。

3 语言习得

3.1 母语习得

卡西尔尝试寻找不会说话的动物与已经充分掌握母语的成人之间的根本差别。他希望能够通过分析语言运用、发展中的不正常的情况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儿童通过系统地了解言语的符号而成为理性的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儿童的理性经历了从较为主观的状态到客观状态的过程。同时,也是从单纯的情感态度发展为理性态度的过程。卡西尔强调,这个过程虽然不容易发现,但是却存在于每个正常儿童的生活当中。这一时期的儿童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这个新工具对自身智力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并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而是积极地参与到言语活动中。由主观到逐步客观化的过程就是这样实

现的。梅杰(D. R. Major)曾经指出,“从23个月开始,儿童就极其热衷于给事物命名,好像要告诉别人这些事物的名称或者要我们注意到他在观察的事物。他会边看边指点,或者把手放在一个东西上,说着它的名字,然后再看看他的同伴们”(Major 1906: 321)。这种现象足以说明名称在儿童的头脑发育中具有首要的功能。相反,如果孩子在学习母语的过程中只是不得不学习某个词语,是被迫在头脑和记忆中印上大量人造的、任意的声音,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纯粹的机械过程。这就违反了语言的生物机理。那样的话,儿童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并且需要极大的有意识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过程,因为他要完成的任务与实际的生物需要毫无关系。儿童心理学家通过对正常儿童的“对名称的渴求”现象的研究,验证了卡西尔的设想。儿童通过习得事物名称的过程,不仅为原有经验对象的知识库赋予了人造记号的列表,也体验了对事物概念化的过程。从此以后,“他就能站在更坚实的基础上。他那含糊不确定的知觉以及朦胧的感触都开始有了一种新的形态。这些知觉和感触都围绕着作为思想的一个固定中心和焦点的名称而变得具体化。没有名称的帮助,所有在客观化过程中取得的进步就会面临在下一刻失去的危险”(Cassirer 1944: 171)。卡西尔曾经形象地将孩子最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的一些名称比喻为盲人用来探路的拐杖。在这个过程中,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是儿童通向一个新世界的通道。正是儿童这种想说话的渴望和热情,体现着人类探索并征服客观世界的愿望。语言对于人来说,不仅仅是表达的工具,更多的是思想的外显与客观世界内化的载体。

3.2 二语习得

卡西尔认为,人们学习外语时仍然会经历与儿童习得母语类似的过程。掌握新的词汇或者熟悉一套抽象的语法规则对于外语学习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只是最基本的一步。最终的目的应当是能用这种新的语言来思考,进而更好地表达。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多年来,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们都一直追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儿童可以看似不费力地习得一门语言,而成人却要花费很多时间学习外语,仍然达不到儿童习得母语的效果?在卡西尔看来,成人处于意识生活的较高级状态中,已经绝不可能重复那最初指引儿童进入言语世界的过程。因此,卡西尔指出,二语习得的困难不在于学习新的语言,而在于如何忘掉旧的语言。成人无法回归儿童那种首次接触客观世界,获取相关概念的心理状态。因此,学习者克服了这个困难,也就标志着他在二语习得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人们具备了用一门外语交际的能力时,就会感到似乎认识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反观我们的母语,会发现很多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为此,卡西尔曾经引用歌德的话来强调这一点:一

个不懂得外语的人,是不可能了解自己的母语的。

4 反思与批判

“语言是人,人就是语言。”(李洪儒 2007: 11) 卡西尔的符号哲学是一种人学。他在人的定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认为,人类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生活在一个充满思想与感情的社会当中。人不仅要遵守社会的各种规章制度,同时可以并且应当通过自己的劳动与创造积极地为社会进步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性是人各种特征中最为本质的体现。它使人与动物的直接性、适应性和规定性相区别。这种创造性通过人类的劳动过程实现,是人类不断自我解放的过程。而语言、艺术和文化等都是这个过程的不同符号形式。但是,卡西尔主要是通过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和历史 6种符号形式来阐述符号学思想,并且体现人类文化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尽管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人类解放与自由的道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体现出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显然,这与现实世界背道而驰。

虽然卡西尔的符号哲学强调符号的动态性,但是他没有将神话和语言等具体符号形式的产生与人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因此,他的符号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事实上,无论形式多么不同,这些符号形式都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成果,是不可能离开人类的实践活动的。卡西尔符号学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去探讨人性,使人性的进步不能与社会实践相连。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语言观上。倪梁康在探讨卡西尔对洪堡特的继承关系时曾经指出,“在洪堡的语言哲学思想中,卡西尔最为注重的是普遍语法概念、内在语言形式、纯粹结构的问题。他一再强调,纯粹语言结构问题可以而且也必须独立于历史问题而另行处理”(倪梁康 2008: 90)。

其次,卡西尔从文化的角度分析符号学,开创了历史的先河。这是从理性批判转向文化批判迈出的第一步。它拓宽了人类的认知领域,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凸显出神话、宗教和艺术等领域。与此同时,哲学的研究重点也由客观世界转向人本身,研究人的理性能力和主体认识结构。卡西尔强调人生活在符号的世界里,人把符号作为自己基本的生活方式,并且通过符号来创造各种文化。只有通过这一行为方式,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能获得其自身的自由。这也为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奠定了基础。当今的语言哲学认为,“语言既可以是目的又可以是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刘辉 2009: 24)。人生活在语言的世界里,所有人文科学的终极关怀必将指向语言。毋庸置疑的是,语言是一种符号,但语言又不仅仅

是一种符号。语言是人类生活世界的写照、图像与地图。语言与人之间的关系将是语言哲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主要课题之一。

5 结束语

“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的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卡西尔 2003: 120) 卡西尔通过对符号功能的阐释,为人们揭示了符号、人和文化三者的关系,把人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开辟了符号研究的文化维度。文化作为符号的内涵,通过人类的生存方式展现出来。神话与语言等符号形式正是这种生存方式的表现形式。以这些表现形式为媒介,人类与世界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我们通过对卡西尔有关符号学与语言习得思想的解读,反思各种符号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内涵,动态地再现人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创造性,旨在通过反思卡西尔的语言观,为当代语言哲学自身的建构及其在语言教学领域中的应用提供一些借鉴。

参考文献

-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 卡西尔. 符号·神话·文化[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8.
- 卡西尔. 人论[M]. 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3;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
- 卡西尔. 人文科学的逻辑[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李洪儒. 意见命题意向谓词与命题的搭配[J]. 外语学刊, 2007(4).
- 刘辉. 索绪尔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继承与超越——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系列研究之一[J]. 外语学刊, 2009(3).
- 倪梁康. 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结构还是生成[J]. 学海, 2008(2).
- Cassirer E. *An 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 [M].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44.
- Cassirer E. *Language and Myth* [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53.
- Major D. R. *First Steps in Mental Growth* [M]. New York: Macmillan, 1906.